

文化桂林 | 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 抗拒桂林文化的价值

古桂柳运河

与灵渠同辉的水利杰作

核心阅读

灵渠的开凿，贯通了长江珠江水系，成为了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纽带。而桂柳运河的开凿，则让岭南与内地联系更紧密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更进一步加强。

修筑于公元692年的桂柳运河，是唐代岭南地区最早的水利工程，也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。一千多年来，桂柳运河一直发挥着航运的基本功能。清代是运河的鼎盛期，一时航船不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陆路交通日益发达，它的水陆要道作用不再。

新时代，古桂柳运河变身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，用另一种方式滋养着沿岸大地。

□本报记者 胡晓诗

北有灵渠南有陡河，唐代岭南最早水利工程

桂柳运河又称相思埭、南渠，是联系漓江支流良丰江和柳江支流洛清江的人工运河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有相思埭，长寿元年(692)筑，分相思水使东西流。”可知桂柳运河开凿于唐武则天时期。《临桂县志》记载：“北有灵渠，南有陡河”，“临桂陡河与兴安陡河(灵渠)并称为桂林府东西二陡河。兴安陡河居桂林之东，又称东渠；临桂陡河位于桂林府西南，称西渠，亦称南渠”。

桂柳运河主要仿照灵渠修筑，由分水塘、分水闸、东渠、西渠、陡门、涵洞、泄水坝等部分组成。分水塘在运河中部，有蓄水分流的作用。分水塘南边有作用类似于灵渠大、小天平的泄水坝，东、西渠与分水塘的接口处有分水闸，有调节水量的作用。

运河全长15千米，引临桂会仙辨塘山狮子岩之水，分东西流向，东流经桂林南郊社门岭、蒋家坝，汇相思江(良丰河)在柘木附近入漓江。西流至睦洞江小江河至渔家，顺流至洛清江，经永福、鹿寨至柳州。

陡门，直观说就是在河道上立的门，拦水蓄水，作用就是提升或降低运河水位，船来则开，是保障运河全年通航最为重要的设施。经过历年的完善和修复，桂柳运河上的陡门不断增加，《临桂县志》记载，到清乾隆二十年已有陡门24座。民间关于桂柳运河陡门有“上七下八中九陡”的说法，即说运河上段(西)7座，中段9座，下段(东)8座。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的实地核查，桂柳运河现存石拱桥7座，陡门9座，分水闸门1座。

唐朝建立后，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实行了一系列措施。武则天非常重视发展农业，“劝农桑、薄赋敛”，在她当政的鼎盛时期，全国大兴水利、埭江筑陂、营田务农。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，连通漓江、柳江水系，并利用运河驻军屯田。古桂柳运河就在这一背景下开凿建成，同时也是唐代我国岭南地区最早的水利工程。

桂柳运河建成后，主要为解决军务军需专用，民众不得使用，使用率不高，宋、元时期鲜见记载。直到明代的民间文献中，出现了这条运河的记载。邝露在《赤雅》中写道：“由漓通铜鼓水，自东徂西入永福，六陡。冬月涸绝不行，予过陡时，水长月明，如层

台叠壁，从天而下。”说明明代桂柳运河可顺利通行。清代曾作三次大修，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(1714-1715)第一次疏修，开凿疏浚航道，增建附属工程；第二次在雍正七年(1729)，“凿去得航之石三百八十六处，开竣河流如石槽形，水得长流，长流不竭”；第三次在乾隆九年(1744)。经过三次修整，桂柳运河得以畅通无阻。

沟通桂柳两地，古运河农商俱赖

会仙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，桂柳运河通航之前，从桂林至柳州的水路运输，是由漓江顺流至梧州，溯西江而上至桂平达黔江，再经象州入柳州，航程500多公里。运河开凿之后，两地水路路程缩至150公里。同时，更加便捷地沟通了古代滇、黔、桂、楚等地区。

桂柳运河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航运的基本功能。航运分为官用航运和民用航运。基于唐朝对岭南开发的需要，这条水路成为连接桂林和柳州的重要纽带，是基于对岭南政治、军事上的需要，它是一条国防交通要道。军队及相关军事物资可以利用这条运河进行运输，以便于中央集权实现对整个岭南和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。到了清代，从贵州到柳州仍然离不开这条运河。雍正十三年(1735)，清军“赴黔征苗。粮饷戈甲，飞轮输送，起桂林至柳州者，胥是河通焉”。

正是这次广征苗胞，运河迎来大修，加陡20处。为加强对运河的管理，官府增派陡夫至40人。为督促陡夫尽职尽责，东西二渠各委渠目1名。朝廷每年拨银60两作修渠经费，随坏随修。

民运方面，自清雍正朝之后，商贾、平民均可以利用运河进行运输，桂柳运河进入了它历史上的全盛时期。从《贵州航运史》可以了解到，当时贵州地区缺乏食盐，外地的贩盐船沿着运河上溯到贵州，贵州的木材、药材、茶油等特产也通过运河运出来。《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》中提到的古州，正是因为盐商通过桂柳运河贩盐，使之成为当时贵州东南地区的重要商埠。当地店铺林立，商品琳琅满目，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省均在此建立会馆，不仅繁荣了桂柳地区的商业经济，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
同时，桂柳运河为附近数百顷农田的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，而分水塘发挥的蓄水分流功能，可以调节旱涝期运河的水位和流量，做到水旱无灾，有利于当地的农业和渔业生产。清代广西巡抚金钟曾一句话概括：“水既归流，因时蓄泄，农民灌溉之余，又设鱼梁，令汉池之利，民咸便之。”

论及桂柳运河的意义，清朝雍正年间任云南、贵州、广西三省总督的鄂尔泰称：“粤土虽瘠薄，得二渠以储名福泽，可俯视秦关郑白矣。”这里的“二渠”即指南渠(桂柳运河)、北渠(灵渠)，称桂柳运河和灵渠与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郑国渠(秦朝时开凿)和白渠(汉朝时开凿)相比更胜一筹。

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唐凌在《论清朝大修桂柳运河的功与过》一文中提到，明末清初，大量移民来到桂北地区，其中一些人成为了运河的守陡人，后代也以守陡为生，他们在运河两岸繁衍生息，至今已发展成为近2000人的大家族。运河的畅通也带来了繁忙的商业运输，改变了当地生产结构，运河两岸很多人专门从事货物搬运工作；临桂会仙乡、永福罗锦乡的特产通过运河远销各地，带动了圩镇的发展，而雁山镇和柘木镇因靠近桂林和运河的地理优势，在清末就已成为桂北有影响力的商业化城镇。

“能航、能排、能灌，农商俱赖”，一千多年时间里，桂柳运河对促进桂、滇、黔西南三省的社会发展，加强中原人民与西南各少数民族间的友好往来，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历史价值不断凸显，古运河终华丽转身

从雍正、乾隆大修运河至咸丰年间，这段约130年的时间，是桂柳运河的黄金时期，也是对包括桂柳运河在内会仙湿地利用的黄金时期。这一时期，人类活动加剧。为保证运河能全年通航，对原有水道进行了全面改建修整，扩大水源，增设陡门，汇积水塘，置闸蓄水，最终成为了我们现在大致可以看到的古桂柳运河。湿地生态虽然受到了一定的破坏，但湿地给周边人民生产、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国家在政治、经济上也因此受益。

民国初年，桂柳运河已成为民用运河，每年官方过船仅一两次，商船则往来不绝。民国后期，因陆路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和发展，桂柳运河功能逐渐衰弱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陆上交通更为便利，人类活动更加剧烈，对湿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大。因为没有对湿地进行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，运河水量和水域面积明显下降，一些河段开始季节性断流。此时运河主要是供农田灌溉，部分河段可以撑船运送生产物资，已彻



美丽的相思埭分水塘。通讯员赵积亮 摄



▲古桂柳运河边下庄村木匠制作的龙骨水车，曾是世世代代沿用的抽水灌溉工具。通讯员赵积亮 摄



▲古桂柳运河上的分水塘水闸。记者胡晓诗 摄

底失去了它作为水陆要道的功能。

进入新时代，桂柳运河的保护利用价值日益凸显，先后被纳入地方和国家各项计划项目中。

2012年2月，桂柳运河流域内的会仙湿地被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同意试点建设“广西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”。同年7月，临桂区政府成立了会仙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，出台了《广西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》。

2016年，古桂柳运河生态修复及综合利用项目被纳入国家重点项目库。如今已完成政府立项、可研批复、环评、土地勘测概念性规划等全部前期工作。计划投资6亿元的一期工程，已累计投资1.7亿元。

依托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助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，湿地公园实施了退塘(耕)还湿、有害生物防治及清理、古运河修复工程、清淤工程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。据了解，共计清理河道约2000米，修建木桩生态驳岸约1000米。目前湿地保育区自然生态环境优美，水质基本保持在Ⅲ类水标准以上。

2017年，国家旅游局与国家开发银行等12家银行共同组织专家遴选了680个旅游项目，确定为《2017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》，桂林古桂柳运河会仙湿地旅游区项目(含生态修复工程)成功入选。当年12月，广西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国家林业局试点验收，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。

近日，记者来到位于临桂会仙镇的新陡门村，这里保存着不少桂柳运河遗迹。记者看到，木桩生态驳岸采用楼梯、凌空、游憩亭、亲水平台等方式搭建，漫步其上可近观清朝时遗留下来的形如弯月的乾隆桥。通过湿地公园设立的展示牌可知，该桥建于嘉庆后期，因毗邻新陡门村，故又名新桥，为使船舶顺利通行，桥拱高耸，是桂柳运河上拱孔较大的古桥之一。

如今，在湿地公园内泛舟，既能感受桂柳运河的悠悠古韵，又能体验会仙湿地的自然之美。被公园吸引来的游客，带来了消费需求，有效拉动了周边乡亲民俗、农家乐、特色餐饮等生态旅游服务业的发展，让附近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。华丽转身的古桂柳运河，正用另一种方式哺育着守陡人的后人们。



▲古桂柳运河上确保航运的古老石陡门。
通讯员赵积亮 摄

